

《九灵山房集》版本源流考

王忠阁

《九灵山房集》，元戴良撰。戴良（1317—1383），字叔能，号“九灵山人”。浦江人，从小从柳贯、黄潜、吴莱学文，从余阙学诗。曾为月泉书院山长。至正二十一年（1361），被授予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，因世乱避地吴中。张士诚将亡时，又流寓齐鲁。元亡后，于洪武六年（1373）南归，隐于四明山中。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，为明太祖召至京师。太祖欲授之官职，良以老病固辞不受，因忤旨待罪，于次年（1383）四月卒于寓所。

《九灵山房集》现收录处颇多。《四库全书》收其诗文三十卷，其中《山居稿》七卷、《吴游稿》七卷、《鄞游稿》九卷、《越游稿》六卷，外集一卷，补编二卷。前有揭傒、宋濂、王祹、桂彦良序及年谱，后有戴旒正统十年（1445）原跋及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戴殿江跋。清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泾县潘锡恩校刊、姚莹、顾沅编的《乾坤正气集》收录其诗文十九卷，无序、跋。同治年间胡凤丹《金华丛书》收其诗文三十卷、补编两卷，另有《九灵山房遗稿》五卷及《遗稿》补编一卷。其中三十卷前有胡凤丹同治九年（1870）《重刻九灵山房集序》和道光二十八年泾县潘锡恩所撰《戴九灵传》。《遗稿》前有胡凤丹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序及揭傒、王祹、桂彦良原序，康熙壬寅（1722）年曾安世《校九灵山房遗稿题词》。另有《明史·戴良传》、宋濂《题九灵山房

集》。后有正统十年（1445）戴旒跋及钱谦益《历朝诗集小引》。《四部丛刊》所收《九灵山房集》乃依正统十年刻本，有诗文三十卷，前有揭傒、王祎序，后有戴旒跋、桂彦良序和宋濂题。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中所收戴良诗文，依照《金华丛书》本排印。另外还有康熙年间曾安世校本、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戴殿江刊本以及以明正统本为底本的清代周心如跋“清抄本”、周双边序本、黄丕烈抄本等传世。

从现存《九灵山房集》别集本及各丛书所收戴良诗文看，不少版本间颇多差异。戴殿江本与《四库全书》本所收良诗文集卷数、排列顺序基本一致。《乾坤正气集》本卷数与各本不符。《金华丛书》本、《丛书集成》本在编排上和《四库》本及殿江本不同，且多出《遗稿》五卷及“遗稿”补编一卷。除曾安世本外，其余各本因均依正统本，所以无什么差异。弄清上述各本之间差异的原因，有必要对《九灵山房集》版本的流传情况加以考辨。

一、《九灵山房集》最初可能是手抄本，于明正统十年始有刻本行于世。桂彦良《九灵山房遗稿原序》云：

先生（戴良）之子礼辑录成帙，辱以相示。余非能知先生者，然亦有志于斯事，故附私说于后，使观先生之文，幸者可以自省，而不幸者足以有发也。

正统十年戴旒《九灵山房集原跋》云：

右《九灵山房集》三十卷，吾曾叔祖提学公所作，叔祖司训公、吾先人纯素处士所编校者也。遗稿藏于家久矣。……谨于正统甲子（九年）仲春倩摹工镌梓。今工既訖。呜乎！庶几始克少偿先人夙志，抑亦上续前人之懿绪，下贻后裔之徽谟云。集外有《和陶诗》一卷，刊版翰林行世。惟《春秋经传考》三十二卷，其同门友宋太史景濂公详为之序，惜未暇刊耳。

按：桂彦良与戴良是同时代人，他从戴良之子礼那里看到的

很可能是原抄本。戴良从曾孙戴旒始于正统九年请人刊刻，于次年完成。只是所言“集外有《和陶诗》一卷”，后正统本外一直未见，倒是正统本《越游稿》中有《和陶诗》近一卷。不知二者是否是一回事，抑或真另有《和陶诗》一卷，后一直未传下来。

二、明之后期，因战乱世变，《九灵山房集》“世罕传本”。康熙末年张竹城搜辑戴良诗文，内容仅有原本十之三四。秀水人曾安世加以校正，又从别本辑佚数篇，稍为刊补。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）曾安世《校九灵山房遗稿题词》云：

元孤臣戴叔能先生《九灵山房遗稿》，诗二百六十六篇，文五十八篇，明经张竹城（以培）所搜辑，而乃翁明经愚谷（哲）序之以传者也……余颇与愚谷、竹城谈。而得见此编，乃在其既歿后，竹城盲踰十年，不知果其原编否，抑或所俱错也。始辨正其讹失，而举所散于他书者，补刻附于编余。

胡凤丹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《九灵山房集遗稿序》云：

浦阳戴叔能先生所著《九灵山房集》，余于庚午（1870）春已重饒之。而四库存目称先生有《遗稿》五卷，余以未获其书为憾。壬申（1872）冬幸购是编，如得异宝，即以授梓。首序者揭少监沄，王待制祔，益康熙季年其邑人张竹城明经所搜辑、秀水曾安世司铎浦江时所校正者。……计文五十八篇，诗二百六十八首。

按：张竹城所辑《九灵山房遗稿》原只五卷。曾安世与胡凤丹云文有五十八篇，现《金华丛书》、《丛书集成》本只五十六篇。二人一云诗为二百六十六首，一言有二百六十八首，现存原遗稿中诗为二百六十六首。曾安世在《题词后记》中还云《遗稿》“编次失序”，“诗文序次，非编年则从类，乃殊不解乎其杂乱而无章”，于是订正编次，并从别本增补文六篇，诗两首（胡凤丹云诗二百六十八首，是否把增补的两首也误算在内）。今观《遗稿》一至三卷及下卷，与乾隆殿江本《山居稿》所录诗文数量基本相同

(仅次序不一)，第四卷所收诗，乃《吴游稿》、《鄞游稿》、《越游稿》中诗。《遗稿》前后收有原正统本之序、跋。可见，《遗稿》实为戴良《九灵山房集》一残本。

三、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，《九灵山房集》重刊。戴良第十四世从孙戴殿江记：

殿江十四世从叔祖九灵先生诗文集三十卷，编于男礼叔仪暨从孙我十二世祖讳侗字伯初，刻于从曾孙我十一世祖讳旒字彦瞻，惜未几版烬于火。康熙间重刻，仅十之三四，邑司训秀水曾缙关先生稍为勘补……今求其书，盖无复存者。岁庚寅（1770），江弟殿海、殿泗游武林得抄本于鲍君以文家……又为借得汪氏抄本及姚江黄梨洲先生手抄选本。先是嘉兴曹君谋与余季善至是，竟得原刻本，邮致山中……乃慎相校讎，疑者仍之，复是正于杭董浦太史，再三反复，始克就梓。原编自《山居》迄《越游》，诗文类次时地，皆可寻。按目录与题文少异者，编成于先生没后，今不敢易也。题序、纪传遵其旧，而益其所无复约举事迹，证诸史集暨家乘，订年谱一册，其有遗篇及互异者，别为补编，以俟续采它工，于辛卯（1771）之春，从叔圣鳌龙田、圣伦乐清共襄其事，阅一年工竣……若《春秋经传考》、《和陶集》，今不知尚存与否？

按：乾隆刻本所依版本是正统原刻本，又校以鲍以文抄本和黄梨洲手抄选本。此本应该说是正统本的重刻本。戴殿江又增补的部分，即为今所见《九灵山房集》三十卷后的补编两卷。

四、《四库全书》所收《九灵山房集》应是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戴殿江刻印本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九灵山房集》提要云：

其集曰《山居稿》、曰《吴游稿》、曰《鄞游稿》、曰《越游稿》后跋又云集外有《和陶诗》一卷。今检集中《越游稿》内已有《和陶诗》一卷，而其门人赵友同所作墓志亦云《和陶诗》一卷。九灵集三十卷，不在集目之内，或别有《和

陶诗》一卷，而为后人合并于集中者，未可知也。

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存目《九灵山房遗稿》云：

国朝康熙间，其里人张以培搜采诸书，辑为此本，傅旭元为刊刻，而秀水曾安世又为校订编次。今海内藏书，咸登秘府，良之全集复出，此本掇拾残阙，已不可录。

按：四库本《九灵山房集》刻成于“乾隆四十四年七月(1779)”，自云所采用本乃“两江总督采进”。乾隆三十六年戴殿江本刊行，离四库本刻成仅八年。《提要》云《九灵山房集》“世罕传本”，且后边又有戴殿江于乾隆三十七年跋及补编二卷，还有殿江本所订年谱。据此可以断定两江总督采进本即是乾隆本。

《四部丛刊》所收《九灵山房集》本，自云依“上海涵芬楼借印古里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正统间戴旒刊本”，和四库本三十卷编次、卷数相同。又前云黄丕烈抄本、周双边序本等均依正统本，足见明正统本、乾隆戴殿江本、四库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黄丕烈抄本、周双边序本等为同一版本系统。

五、道光年间，泾县潘锡恩所校姚莹、顾沅编的《乾坤正气集》，中有《九灵山房集》十九卷。同治间胡凤丹编《金华丛书》时重新据此编次，成三十卷收入丛书。1935年《丛书集成》所收《九灵山房集》，明言据《金华丛书》本排印。胡凤丹《重刻九灵山房集序》云：

余雅素先生之为人，适从《乾坤正气集》中抄出《九灵山房集》十九卷，乃精校授梓，以广厥传。谨按本朝四库书目载先生集三十卷、补编二卷，又遗稿五卷，兹刻卷数与书目不符。而遗稿五卷，搜访弗获，俟海内藏书家出以见惠，当续镌焉。

按：《乾坤正气集》中《九灵山房集》十九卷下有“泾县潘锡恩校”字样，前无序，后无跋，编次顺序和过去版本不同，因而无法确知其依何本而成。胡凤丹《金华丛书》中《九灵山房集》前

有“《九灵山房集》十九卷”字样，但实际上是三十卷，且有补编二卷，可能是胡氏依《乾坤正气集》本、参以四库本编次而成。和四库本编次不一样的是，四库本依《山居稿》、《吴游稿》、《鄞游稿》、《越游稿》之序，诗、文交叉。而《金华丛书》本前十九卷为文，接下十卷为诗，另有外集一卷、补编二卷。诗文除编次和四库本不同外，内容和四库本相差无几。胡氏又收《九灵山房遗稿》五卷及补编入《金华丛书》，前引同治十二年胡凤丹《九灵山房遗稿序》可以证明。之后，《丛书集成》本完全依《金华丛书》本《九灵山房集》排印，从而形成戴良诗文集的《乾坤正气集》本、《金华丛书》本、《丛书集成》本的又一版本系统。

综上可知，戴良《九灵山房集》原为手抄本，明正统间由戴旒初刻刊行，后在流传过程中以正统本为基础形成两大版本系统。尽管两大版本系统编次不同，但内容相差不大，基本上都保持了原刻本的基本内容，这为我们研究戴良其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

（上接第 170 页）

全部编入进来的。《野处类稿》已被全部收入《四库全书》，如将其合并在一起，那么，迈之诗可增至百多首矣。于此可见，张金吾“爱日精庐”收藏的这部旧钞本《洪文敏公集》，虽仅八卷，亦为吉光片羽，颇可宝之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